憲章錄

憲章録卷第十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
至二十六年癸酉

二十四年春正月己丑朔　北平布政司叅議周倬言大寧會州山海三衛所屬驛馬皆屯田軍士牧養有丁産者衣食僅足猶恐可供其貧窶者家且不給何有於馬以故歲多損瘠宜令官核之凡貧者仍發為軍而於大寧各衛選軍士之稍富者充之庶兩便焉通州白河北接太山諸河東南至直沽海口每縣雨時降水澇泛漲橋梁頹圮脩築勞民其通州舊有糧船六十餘艘能運已久宜改為浮梁于白河之上

以便經行北平之遷化石門灤陽三驛北拔大寧要路使客絡繹驛置馬十匹而永平府榆關遷安盧峯口三驛惟往遼東一路驛置馬十七匹多寡不均臣以爲宜令榆關等三驛止存馬十匹餘馬撥置遵化等爲便北平府鄭村常度深溝三壩比因通州裏河漕運故設官管領人夫遞送今河道淤塞舟楫不通三壩所置官夫亦當裁減疏奏命廷臣議行之　禁浙東海隄　二月　擢河間府景州學學正胡季安試國子祭酒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

遐有爭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詒謀若此誠未盡善　改封豫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衞王爲遼王　命種桐棕漆樹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陽將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於民爲費浩繁故有是命凡種桐棕漆樹五十餘萬株歲收以資工用以省民輸　三月戊子朔日食　遣徐輝祖李景隆藍玉桑敬馬鑑嚴麟朱銘徐質陳義徐增壽往陝西等處防邊賜鈔有差

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畧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上御奉天殿策會試中式舉人賜許觀等三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觀貴池人鄉會試俱第一後復姓黃　夏四月　鑄渾天儀等器出紫微垣　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曩者胡虜近塞兵衛未立所以設兵守關今虜人遠遁塞外清

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
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
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
士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　五月　勑禮部
侍郎張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
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
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其人以稱其任
而卒少見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爾禮部宜以
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先聖賢之道以脩
已教人毋徒尚文藝云　六月　命禮部清理釋道

二教勅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
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以
鬚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脩行則去色相
絕嗜慾潔身以爲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
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
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
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分汙教敗行爲害
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
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于外與民相
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

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設齋醮亦不許拜
奏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
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倣瑜珈教稱
爲善友道友假張眞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諸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
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　命禮部印通鑑史記元史
以賜諸王　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秋七月
命刑部左侍郎李似左僉都御史張構與閤門使同
侍班以備顧問百司奏事闕遺者隨事規正　徙富
民實京師　八月乙卯朔　上與侍臣論漢高祖聽

張良之言卽銷六國印上曰高祖聞善言卽能感悟
如此者安得不與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
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善善故其爲治亦有足稱
上以江南地薄有遷都之意命皇太子巡視關洛諭
之曰天下山川惟關洛號爲險固向命汝弟入封關
中已十數年汝可一游以省觀風俗慰勞士民於是
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
頓聞　遣使勑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
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
東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

兆也然一旬之間又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愼
舉動節飲食嚴宿衞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
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愼之
以翰林侍讀陳廸爲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捕蝗弭盜
民甚德之　九月　遣主事寛徹御史韓敬評事唐
政使西域　禮部言朝廷之禮貴於嚴肅近者文武
官入朝往往爭趨競進品級紊亂高下失倫甚非所
以明禮法振朝綱也請自今朝叅之時將軍先入近
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
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官員又次之有不如儀從監察

御史及儀禮司糾覈從之　詔建寧歲貢上供聽茶戶採進有司勿預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建寧茶品為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為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　罷閤門使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冊為新化縣丞冊溫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騐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

益黎浦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
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　上
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冬十
月　北平河間大水詔免今年田租　定生員巾服
之制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絛軟巾垂
帶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
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
三易其制始定　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言
九事一曰順養聖躬以爲民社之福願清心省事勿
預細務二曰愼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輔願各王

府官正皂直言臣敕王失夫三曰攘夷狄以爲中國之
福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逸待勞四曰精選有司
以爲民生之福願擇廉正之士任以方面俾察其所
屬五口褒封祀典以勵忠烈願於歷代忠臣烈士有
功德於民者量加封謚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内權願
鑒諸史籍裁擇冗員勿令干政以防異日弄權之患
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凡守邊之將必察其可託
腹心然後假以兵權必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八
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願廣布耳目之臣公聽並觀
以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願諸各設勘合

差遣事畢隨即繳報書奏　上覽之曰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為左僉都御史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書奏　上嘉之命基參贊清平衛軍事　十一月　丙申馮勝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勑兵巡邊就封西番之未附者　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無輕舉爾勝及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為武備待其有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　皇太子還自陝西志

欽定都洛陽畫圖以獻　十二月　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磻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者便之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廸吉從逆凶顧謂劉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懇告何益也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二十五年春正月癸未朔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

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
士人樹桑棗百根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
足以供歲歉之不給爾五府其徧行程督之　靖江
王守謙卒守謙皇兄南昌王之孫皇姪子正之子也
初子正有罪謫死桐城　上育守謙於宮中所以教
訓之甚篤既長俾之靖江而險賊陰狠狎比小人肆
為淫虐國人苦之上未忍置於法召還京師戒諭之
守謙不知悔復肆怨望作詩譏刺上復容貸使居鳳
陽力田冀其知稼穡艱難而思所以保富貴也既七
年上以其久歷艱苦必克自新復其爵鎮雲南又推

本親愛之意諄諄訓戒守謙既至雲南復肆縱逞佚
掠殺不辜軍民怨咨　上猶不忍置罪仍召還安置
鳳陽雖在貶斥横恣自如强取牧馬綦擾一鄉廼召
至京宥而禁錮之至是卒以其嫡長子贊儀爲世子
二月　詔在外公侯伯還京師　詔凡親王及功臣
歿諡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　三月　兩浙鹽
運使陳龔坐黨事謫居雲南時有言龔嘗爲中書省
宣使係胡惟庸黨屬召還京法司奏當付獄　上曰
龔元忠臣福壽之子始宥之令往雲南西平侯沐英
處聽差别勅西平侯善遇之　夏四月　以左春坊

大學士董倫爲河南布政司右參議　丙子皇太子
薨　上哭之慟命禮部議喪禮侍郎張智等議曰喪
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今
斟酌其宜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
之謚爲懿文皇太子葬孝陵之次皇太子生子五一
曰雄英早喪追封虞王謚曰懷次允炆允熥允㷂允
熈女一　上御東閣門泣諭羣臣曰朕老矣太子不
幸遂至於此命也劉三吾進曰皇嫡長孫富于年願
陛下早定大計天下孰不歸心上深然之　五月
陞陝西寧夏衛副千戶何忠爲指揮僉事先是忠以

所管軍士缺伍制官以副千戶郭德代之忠乃詣闕自陳　上問曰爾非萬戶何勝孫乎忠對曰是也上諭兵部曰忠之祖勝昔爲萬戶克滁和二州與有功及渡江父震亦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行陣今忠雖坐軍律當免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陞爲本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六月　丁卯西平侯沐英卒英字文英鳳陽定遠人年八歲遭兵亂父母相繼没　上見其孤幼憐之携歸命后子之賜姓朱氏年十八授帳前都尉累功歷官封西平侯征雲南諸蠻下之留鎮守至是卒年四十八上命其子春迎

喪還賜塟于江寧之長泰北鄉仍塑像祀于功臣廟

秋七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上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改詹事院爲詹事府　勅刑部榜諭天下學校時各處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　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嵩嵐州學正吳從權對曰臣爲學正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關山陰縣學教諭張恒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

外於民事無所知　上謂二人曰嘗有父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假并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於民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槩言不知詐也且儒者所學皆聖賢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雖未際遇其心常在朝廷伊尹耕於莘野常以致君澤民爲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安天下甯戚未遇扣角而歌自薦於齊桓公佐興霸業漢賈誼董仲舒輩皆起於田里上書數陳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新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

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
宰相佐真宗日以四方水旱蟲蝗盜賊等事奏之同
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有所敬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
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於君
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以對朕言
乃迺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
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當
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
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

明賢才亦爲爾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輩所爲
朝廷焉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 上顧謂刑部臣
日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虚糜廩禄
無補於時宜竄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
戒 八月 庚申祔葬皇太子于孝陵之東諡冊曰
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没必有諡名以彰德諡以
表行故行有大小則諡有輕重此古今通義雖在至
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在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
理庶政裨贊寔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從公議諡曰
懿文德以名彰行因諡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政

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寺官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爲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以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西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嚮惟刑部　判已置於西北太平門之外悉改造令規模宏壯命主事高　常董其役　須醒貪簡要錄于諸司先是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最貴者何讀書明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旣種又須耘耨炎天赤

日形體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虫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民艱刻剝害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録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録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九月庚寅立允炆爲皇太孫詔曰曩者列聖相繼馭宇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五年前者選將練兵奠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殘強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月十

三日冊嫡孫名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
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旣爲太孫中外萬幾時
付裁決當是時政治嚴覈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欣
愛戴　以馮勝傅友德李景隆藍玉詹徽茹瑺任亨
太杜澤楚權唐鐸楊靖皆兼東宮師傅等官又命廷
臣舉孝義篤行之士鄭濟王懃爲左右庶子　廷臣
以方孝孺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
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
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齋　冬十月巳酉朔
追封西平侯沐英爲黔寧昭靖王　十一月　藍玉

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檻送京師伏誅玉遂班師　上以中外文武百官職名沿革品秩崇卑勲階陞轉俸祿損益歷年滋久屢有不同無以示成憲于後世乃命儒臣重定其品階勲祿之制以示天下惟醫學陰陽僧道官俱不給祿

十二月　勅馮勝傅友德等以明年三月發京師壯勇及河南山西鋭卒鼓行塞上立屯既成率數十萬衆蒐獵虜庭耀張威武勅至毋違朕命　閏十二月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

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

其國號爲朝鮮　免翰林學士劉三吾官時三吾詣吏部自陳壻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法當死皆緣素失教誨自當引退以厲廉耻吏部以聞遂免其官

命僧録司造周知冊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姓名爲僧游食四方無以驗其眞僞於是命造周知冊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籍貫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即送有司械至京治罪容隱者罪亦如之　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

其身得一大珠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必僞物命摧碎之因以上聞　上嘉歎曰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畧不動心遠斥以爲僞物而碎之免致意外生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矣

河南按察司言王府長史與按察司僉事俱五品然僉事爲風紀之職今王府筵宴長史上殿僉事乃坐於殿外廡下公聚序坐長史復居僉事之上禮有未當詔下廷臣議以爲公宴序坐長史宜在僉事下若王命長史上殿則不拘此例　上曰按察司僉事方面官也王府筵宴亦宜入殿坐於長史之上

二十六年春正月丁未朔　辛亥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司馬御賜名字從政世爲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無所依　上得之養以爲子旣長出入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歷陞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冬率師征越嶲還至成都疾作至是卒司馬好文學温恭謙讓撫綏士卒振恤貧窮尤敬士大夫公事之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之士自少富貴家無餘貲人皆賢之　二月　凉國公藍玉伏誅初玉以開平王常遇春妻弟屢從征伐有功胡陳之黨玉嘗預焉　上以開平之功及親親之故宥而不問後擢爲

大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自恃功伐專恣暴橫上聞
之不樂會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切責之玉漫不省
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黥刺軍士至是征西還意覬
陞爵命爲太傅玉怨攘袂大言曰吾此回當爲太師
廼以我爲太傅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時鶴慶侯張
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侯何
榮都督黃銘吏書詹徽侍郎傅友德及諸武臣嘗爲
玉部將者晨夜會玉私第爲錦衣衛指揮蔣瓛告變
命羣臣訊狀皆伏誅　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
言五事一曰遼東二十一衛定遼等七衛已有都司

儒學金復海蓋四州已有州學其間瀋陽廣寧義州
舊皆有學今宜復舊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材其出
於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即欺人傲物管子曰
工商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於治三
曰狹鄉之民宜遷於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
兵以屯之庶民無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
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勾補之勞五曰令
華夏治爲夷狄遠遁正歸馬放牛之日昔唐太宗初
年置府兵分隷禁衛天下八百而在關中者五百舉
天下之兵不敵關中此居重馭輕之法也臣願外衛

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舊衛移置京畿不勝社稷之福書奏　上覽所言有可采者但工商技藝之子不須士伍則與孔子有教無類之意悖矣命禮部擇其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　三月　諸司職掌成詔刊行須布中外　須示稽制錄于諸功臣

上自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學往往恃功驕恣甚或肆情廢法及藍玉以罪誅籍其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

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

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爲書名曰稽制録御製序
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奢　夏四月
湖廣德安府孝感縣言民饑官有預備倉糧萬一千
石請以貸民即命行人乗驛往給之　上諭戶部曰
朕嘗捐内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
荒歉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遂
者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
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廪以貸民然後奏聞
著爲令　陞大名府滑縣學訓導宋復祖爲國子司
業復祖故祭酒訥之仲子　詔絶安南國朝貢時安

南獄主廢立故絶之　五月　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　魏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録所載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存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　上命發鳳陽隸籍爲民

詔工部自今凡功臣卒不建享堂其墳塋具皆令自備惟沒于戰陣者官給之　六月　復以左春坊左贊善凌漢爲右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漢以秀才

舉至京獻烏鵲論　上喜之擢司經局正字未幾出
知會稽縣以事繫浙江按察司獄久不決會按察使
陶晟在京　上知漢無罪獄爲晟所淹命械晟還釋
漢與俱來至耶拜監察御史廵按廣西奏陝西民病
數事具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
者專之臣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之
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嘉其言
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又以不受私遺尋陞右
都御史時詹徽爲左都御史議論數不合每面折徽
徽銜之奏遣按事蘇松還朝以失職爲御史桂滿所

劾左遷刑部侍郎未幾署吏部改禮部上以㦂年老
命歸田里漢叩頭曰臣願生居京都死塟京土上許
之命居于私第歲餘起爲左贊善又歲餘復拜右僉
都御史尋致仕還河南陛辭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
何漢對曰先是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徽伏誅臣無憂
故敢歸爾漢頗長於政事然出言不撿人亦以此少
之　命禮部申嚴公侯制度僭侈之禁　秋七月
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
華盖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
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敏天

監監副李德秀言臣按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
往古每十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
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
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
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為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
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
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推得天正冬
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時五
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方
合天道疏奏元統言臣所推甲子曆實與舊法相同

畧無差繆故敢上聞　上曰二説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　遣禮部員外郎潘善應司務譚孟高往祭廬山爲周顛仙立碑　八月　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開臙脂河　上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浩繁一自浙河至丹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而疏鑿河流以通于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事惟勤役民勿暴曁河成人皆便之　九月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　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

巡按至孟津有司斂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　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爲右春坊右庶子初　上以東宫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友節行之士廷臣以浦江鄭氏對上曰鄭氏朕所素知聞其里人王氏亦倣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舉懃其餘給道里費遣還　冬十月　改建翰林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次之太醫院又次之

十一月　東莞叛寇何迪伏誅東莞伯貞之弟其次子宏以罪誅迪自疑禍及遂聚衆作亂南海衛以兵捕之迪伏衆阻殺官軍三百餘人入海島廣東指揮使發兵擊敗之械迪送京師誅之　曹國公李景隆奏還莊田六所凡田地山塲池蕩一百餘頃　十二月壬申朔　永鑑錄成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惡悖逆者以類爲編直敘其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爲勸懲者別爲書名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羣臣

憲章録卷第十一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至三十年丁丑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丑朔　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觀設砧基僧道一人以主差稅以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府儒學　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陽廟舊在玄津橋西至是改作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諸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二月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會試中式舉人一百人賜張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

所達矣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

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爲所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實故知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陞行人司爲正七品左右司副爲從七品行人爲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爲

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𧶉捧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饑荒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重矣　命天下種桑棗　夏四月　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先是乾州同知史孟通上言渾瑊在唐德宗時涇原兵變乘輿在奉天逆臣朱泚據長安引兵圍奉天衆心洶洶泚晝夜攻城經月城中資糧俱盡瑊獨引兵苦戰百計禦敵卒能保乘輿全城郭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缺甚非報功勸忠

之義宜令有司毎歳春秋致祭廷議是之故有是命
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　上覩蔡氏書傳日
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説與鄱陽
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
五月　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安童永州府祁陽縣
人父玄成定遼以卒安童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
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亦仰給於已詣闕自陳
上憐復其身　六月　上燕閒與侍臣論上曰昔楚
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
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

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覇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納善人臣當以道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秋七月　八月　新建京都酒樓成先是　上以海内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

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於醉仙樓　禮部主事蕭霖以事繫獄其父伏闕言霖以非才受任觸犯國法罪當大辟雖死莫贖但臣年老父子之情有所不忍願次男從軍以贖其罪死　上憫其言特宥之　九月　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
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
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斯又懇切之至此
爲人子所當爲也臥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
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
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
祀永絕及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爲
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
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
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

割股卧氷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正定蔡氏書傳成初詔徵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等至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自此興矣爾等宜考古正今愼述作以稱朕意由是命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 上定是書時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綃衣被等物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祭則班於待衛之前宴享則次坐殿中時酒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 上大悅

後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
遣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
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
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
鈔俾馳驛而還　修寰宇通志書成時天下道里縱
一萬九百里横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不預焉
冬十月　翰林院詹事府成詔皆賜宴落成之　罷
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
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時可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
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

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與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帥府姑爲榜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一月　鳳陽府泗州盱眙縣耆民劉本等詣闕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年民受其惠今以毋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賫勅旌勞素易受賜詣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陛辭請歸喪母而後復任詔許之　十二月　申定皇城門禁約凡朝祭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

鎭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其
上直官軍三日一易於朝退辰時交代凡內官內使
火者出門須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不比對輒
放行者守門官軍治以重罪仍察加搜檢有公差帶
金銀段疋出者憑勘合照驗亦須明白附寫往某處
公幹及記所帶衣服顏色件數回日照對有不同者
即時奏聞其工匠人等出入各門依例搜檢有誤帶
鈔物者許附寄各門如出門夾帶鈔物者許執奏凡
官軍民人有事入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官軍
皆坐罪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申朔　二月　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嘗遷閑民以實之而地之荒閑者尚多乞令五府之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頃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頃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頃并小民無田耕者皆令分丁就東昌開墾閑田庶國無游民地無曠土而民食可足也　上可其奏命戶部行之　三月　制諭中軍都督僉事朱信充總兵官前軍都督僉事宣信充副總兵官率舟師運糧赴遼東其海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夏四月　詔停造遼王宮室　勅武定侯郭

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令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刼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儻不即發沙嶺倉糧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逋逃

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士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五月　六月　上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羣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然此特權宜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剕閹割之刑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

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秋七月　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　上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内偶然有之何用賀

爲　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
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
决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
者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
庶乎有本　有道士以道書獻　上却之侍臣請留
覩之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
之説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
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巳之長生久視哉
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毋爲
所惑　八月　戊辰信國公湯和卒和字鼎臣鳳陽

人上念其相從之久進封信國公和能知愼卒以功
名終　九月　免山東稅糧　頒祖訓條章于内外
文武諸司　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
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
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
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
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
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
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刋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
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

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
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以來勞神焦思
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
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祖訓
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
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卽以姦臣論無赦　閏九月
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量減以資軍國之用　冬十
月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之際慮有重復乃於東宮
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每一字爲一世以其字爲命
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所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

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　冊光祿寺卿馬全女爲皇
太孫允炆妃　十一月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每覩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
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
朕心開之愈益警惕　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　上
諭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事皆已足用其
山東河南民人田土桑棗除已入額徵科自二十六
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
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擾害者罪之　洪
武志書成其書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宮闕

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
靡不具載詔刊行之
二十九年春正月庚申朔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
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
安生業幸蒙至治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
窮民若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　以
杜澤爲吏部尚書　二月　常州武進縣言本縣奔
牛呂城二壩河道淺澁請濬深以便漕運從之　三
月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
世教若漢楊雄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

與焉事千名教甚爲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　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　夏四月　中軍都督僉事朱信言比歲海運遼東糧六十萬石今海舟既多宜增其數　上命增十萬石以蘇州府嘉定縣糧米輸於太倉俾轉運之　五月　上以湖廣諸郡宜桑而種之者少命於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種二十石遣人送至辰沅靖全道永寶慶衡州等處各給一石使其民種之　命詹事府翰林院尚寶司中書舍人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出入者各給牌爲驗　六月　秋七月　上覩曆書至宦者魚朝恩特

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横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决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刼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

敢爲縱也　八月　免太平等五府田租　巳酉禮部尚書門克新卒克新鞏昌秦州人始爲本州儒學訓導秩滿來朝天下學官入覲者咸命侍朝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不稱旨獨克新與紹興府儒學教授王俊華敷奏亮直遂擢俊華爲右春坊右贊善克新爲左春坊左贊善克新尋陞禮書未幾以疾卒　上甚悼遣官祭之命有司護喪歸葬于鄉　改六部諸屬部爲清吏司　命翰林學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令如式錄進　九月　賚天下致仕武

臣銀鈔有差　冬十月　詔定各司奏事次第　甲
寅皇曾孫文奎生皇太孫允炆長子也　十一月
詔須稽古定制先是　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
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誡勑終莫之省廼
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
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勛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
間架及食祿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
之家俾遵行之　增設左春坊清紀郎一人左司諫
二人右春坊同　十二月　復永州府知府余彥誠
七人官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等十人先後坐事

逮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名官善政詣闕以請　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三十年春正月甲寅朔　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

先是以雲南地荒服未設按察司命布政司兼理之至是始置司設官　改太常光祿二司為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為鴻臚寺　陞翰林脩撰張信為侍讀編脩戴彝為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

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須爲政要錄其書載文
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
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條　二月　白虹亘天
水西蠻叛征南將軍顧成討平之　禮部會試天下
舉人學士劉三吾爲考試官取宋琮等三十八人北
方之士並皆黜落　三月　夏四月　陞刑科給事
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
思恭卻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　上
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其金賜思恭　五月壬
子朔日食　大明律誥成　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

尾跡有光自天厨入紫微垣下有二星隨之至游氣
中沒　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
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　六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
復取下第舉人先是禮部會試中式者少而北士被
黜落者咸言取士不公　上閱所取多南士亦疑之
乃詔考官劉三吾及陳䢼等一甲三人皆下獄命翰
林院儒臣重閱落卷得文理優長者六十一人皆山
東山西北平河南陝西四川之士至是復廷試之賜
韓克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置政平訟理二旛
諭罪囚　上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

法之過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
言爾等所論因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
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
但以所犯來奏引至承天門外其有未服欲訟理者
命行人持訟理旛諭之訟理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
旛宣德意遣之繼今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
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寃者即爲奏聞無
寃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
以進士韓克忠爲翰林院修撰王恕熊勝爲編修
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事賜死　秋七月　上

諭羣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爲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戾者此則其故爲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倖飾多所隱蔽人君不察於此則君子小人莫辨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人主之前者君子必多忤意小人必多順從若以忤己而怒之順己而悦之則小人進而君子斥矣人主取人但當詳審一心之權衡不當遽狥一時之喜怒而汝等亦當勉爲君子不當

皆爲小人也　八月　上以在外諸王非時興作擾役工匠諭工部曰令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　九月　上命戸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内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之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内互相

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遣官祭告嶽鎮海瀆之神　冬十月己卯朔　上諭戶部曰遼東海運連歲不絶近聞彼處軍餉頗有嬴餘今不須轉運止令本處軍人屯田自給其三十一年海運糧米可於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倉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　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貴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繅絲緝麻緝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弊而

已令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藐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十二月 癸未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勑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忿爲吞併自相磨戕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

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乆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脩職副朕至懷　陞兵部主事齊泰爲兵部左侍郎

憲章錄卷第十一